# 明代文物大賈吳廷事略

馬泰來
普林斯頓大學
東亞圖書館

## 提　要

吳廷爲董其昌好友，明季有名之文物鑑賞家。董自吳處，或購或借，或交換，得目睹不少書畫名跡。清宮所藏書畫名跡，不少爲吳廷餘清齋舊藏。所刊《餘清齋法帖》尤爲世重。惜今人多僅目吳廷爲一雅好文物之富商，又或誤吳廷與畫家吳廷羽爲一人。本文據書畫題跋及明人詩文，介紹吳廷生平，以見明代文物之買賣及流傳。

關鍵詞：吳廷、董其昌、餘清齋、文物商人、故宮

古今之奇物有數，奇物之聚合有神。羅有數之神奇于俎豆，日與周漢唐宋之明公相晤對，此其人詎可測量之人。夫他人分公之什一，已足稱豪，而公所甄鑒，自元而降，藐不足珍。精力何大，識趣何眞？故未返芰荷之服，而高士遠賦招隱，不嗅纓冕之餌，而薦紳爭延上賓。意公別有不可及之德器在形迹外，令人可重可親者耶。徒以賞鑒家目之，擬尚非論。

來復〈吳用卿贊〉[1]

圖書彝鼎，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璧，爨下賞音。芾耶瓚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庶幾似爾之槩 ，其知爾之深者耶？

董其昌〈吳江村像贊〉[2]

## 一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藏唐代雙鉤塡墨王羲之（303-361）《行穰帖》，有董其昌（1556-1637）題跋多則，其中一則云：「此卷在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但肉眼不見耳。己酉（1609）六月廿有六日再題。同觀者陳繼儒（1556-1639），吳廷。董其昌書。」陳繼儒生平，人所共知。至於吳廷，識者實鮮。吳廷爲明季有數之書畫文物鑑賞家及商人，今日名聲遠遜於項元汴（1525-1590），或因其家世並不顯赫，又非傳統文人。茲就所見明代文獻及後人著述，稽考吳廷生平事略，以見晚明文物流傳及收藏狀況。

## 二

吳廷爲董其昌好友，時彥有關董其昌生平考證，多提及吳廷。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吳廷，又名吳廷羽，字左干，號用卿，安徽休寧人。善繪，尤長於人物佛像。精鑒定，收藏王羲之《胡母帖》、《行穰帖》，王獻之《中秋帖》、《鴨頭丸帖》，王珣《伯遠帖》等名蹟。刻有《餘清齋帖》流傳。」[3] 鄭威《董其

1 （明）來復，《來陽伯文集》（天啓刊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卷20，頁7b-8a。

2 （明）董其昌，《容臺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68，影崇禎三年〔1630〕刊本），卷7，頁61ab。

3 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33。

昌年譜》：「吳廷，一作廷羽，字左干，休寧人。畫佛像精雅，與丁雲鵬同稱絕詣。山水法李唐。」[4]

按吳廷和吳廷羽是二人非一。吳廷精鑒賞，書法亦可觀，但非畫家。所書題跋，及時人紀載，皆未提及字左干，或善畫。

吳廷羽，見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四：「吳廷羽，字左干，徽州人，釋道像得丁南羽心印，山水法李唐。所製墨，和煙劑料，佳絕一時，與方于魯并駕。」[5]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方技〉：「吳羽，一名廷羽，字左干。少從丁南羽學寫佛像，已逼肖之。又自出天機，作山水花鳥，氣韻生動。嘗爲方于魯畫墨譜，極工。」[6] 吳廷傳，另見同卷〈人物志．士林〉。吳廷羽傳世作品不多，首都博物館有萬曆四十五年（1617）繪《仿倪瓚溪山亭子圖》，北京故宮博物院有天啓五年（1625）繪《林泉高逸圖扇》。[7]

吳廷及吳廷羽，同時同族。馮夢禎（1546-1605）《快雪堂日記》，記乙巳年（萬曆三十三年，1605）三月，往歙訪友，宿吳廷家。「（十二日），主江村家。」「（十三日），吳氏諸昆季來拜、……廷羽，字左干，舊識。」「（十六日），江村設燕相款，……諸吳愼卿、謇叔、民望、左干、季常，鄭翰卿俱在坐。」[8] 徐燉（1570-1642）《鼇峰集》卷十六亦記有另一次雅集，《同謝少連、吳雲將、丁南羽、丁承吉、吳左干、鄭翰卿夜集吳用卿上村草堂》詩。[9] 吳廷（江村、用卿）與吳廷羽（左干）爲二人，不辯自明。

任道斌及鄭威，誤以爲吳廷即吳廷羽，所據或爲徐沁《明畫錄》及《圖繪寶鑑續纂》。《明畫錄》卷八：「吳廷，字左干，與丁雲鵬同里。善畫，眞蹟少見。方氏《墨譜》多出其手，亦甚精雅。」[10]《圖繪寶鑑續纂》卷二：「吳廷，

4 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頁22。

5 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第3冊，頁68。

6 石國柱修，許承堯纂，（民國）《歙縣志》（上海：歙縣旅滬同鄉會，1937），卷10，頁16b。

7 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頁301、304。《仿倪瓚溪山亭子圖》，又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9，及圖版頁86，編號京5-020。

8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又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164-165），卷65，頁14a-15a。

9 （明）徐燉，《鼇峰集》（天啓五年〔1625〕刊本；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影印本），卷16，頁18b-19a。

10 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3冊，頁109。

字左干，徽州人。善山水，世不多見。」[11]

## 三

民國《歙縣志》卷十〈吳國廷傳〉頗簡明：「吳國廷，一名廷，字用卿，豐南人。博古善書，藏晉唐名蹟甚富。董其昌、陳繼儒來游，俱主其家。嘗以米南宮眞蹟與其昌，其昌作跋，所謂‘吳太學書畫船爲之減色，然尙藏有右軍官奴帖眞本’者也。刻《餘清齋帖》，楊名時爲雙鉤入石，至今人珍襲之，謂不減于《快雪》、《鬱岡》諸類帖。所刻有館本《王右軍十七帖》……皆刻於萬曆中。清大內所藏書畫，其尤佳者半爲廷舊藏，有其印識。」[12] 國廷爲吳廷譜名，今日所見其題跋，皆作吳廷，或署「用卿」、「江邨居士」及「餘清齋主人」，未有署吳國廷者。

明人文集中，尙未見有吳廷傳記，幸李維楨（1547-1626）撰〈吳節母墓志銘〉，提供吳氏兄弟訊息。吳母年未三十喪夫，「用卿始扶床耳，其兄國遜方齠，其弟國旦方娠。」國遜後爲商，「而用卿與弟爲諸生，久之，皆入貲爲太學生。」其後「用卿則與兄俱之京師，悉出金錢筐篋易書畫鼎彝之屬，鑒裁明審，無能以贋售者。好事家見之，不惜重購。所入視所出什伯千萬。」又稱：「三子，伯即國遜；仲即國廷，用卿其字；叔即國旦。」[13] 《餘清齋法帖》所收《十七帖》有「吳國遜景伯鑒賞」觀款。[14] 《石渠寶笈》著錄內府藏虞世南（558-638）臨《蘭亭帖》有楊明時跋：「萬曆戊戌（1598）除夕，用卿從董太史索歸是卷。同觀者吳孝父治、吳景伯國遜、吳用卿廷、揚不棄明時。焚香禮拜，時在燕臺寓舍，執筆者明時也。」又有「餘清齋圖書印」、「吳廷書印」、「吳國遜印」等印。[15] 可知吳國遜字景伯。至於三弟吳國旦，生平無考。

歙縣舊志未爲吳廷立傳，吳廷傳始見民國《歙縣志》，總纂爲清季翰林院編修許承堯（1874-1946）。許氏又撰有《歙事閑談》，近年方有校點本面世，其中有多處論及吳廷。如〈吳用卿所藏入內府〉條：「吾歙豐溪吳用卿太學廷，所藏

11 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2冊，頁50。

12 （民國）《歙縣志》，卷10，頁8b。

13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萬曆三十九年〔1661〕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又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150-153），卷102，頁25a、26a。

14 （明）吳廷編，《餘清齋法帖》（東京：書學院後援會，大正14〔1925〕），第1冊。

15 （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2，頁1b-2a, 3b。

書畫，入清後半歸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甚多。其中最著者，貯養心殿上等天字一號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素版本……。」[16]

《快雪時晴帖》今存臺北故宮（圖1）。[17]《石渠寶笈》著錄其他吳廷舊藏有：《宋名賢寶翰一冊》（卷三）、《宋人九聖圖》（卷六）、《晉王謝雨後中郎二帖一冊》（卷十）、《宋諸名家墨寶一冊》（卷十）、《元趙孟頫跋定武蘭亭一卷》（卷十三）、《宋楊補之雪梅一卷》（卷十四）、《宋李唐畫晉文公復國圖一卷》（卷十四）、《宋元寶翰一冊》（卷二十一）、《晉王獻之中秋帖一卷》（卷三十九）、《宋米芾尺牘一卷》（卷二十九）、《元趙孟頫書千文一卷》（卷三十）、《唐臨王羲之東方朔像贊一卷》（卷三十）、《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卷四十二）、《元錢選秋江侍渡圖一卷》（卷四十四）、《宋李公麟蜀川圖一卷》（卷四十四）等。《秘殿珠林》亦著錄：《唐吳道子畫梅檀神像一卷》（卷九）及《元趙孟頫書心經清靜經趙由宸書金剛經合卷》（卷二十）等。

## 四

吳廷所藏名家法書，多收入《餘清齋帖》。沈德符（1578-1642）謂：「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18] 楊守敬（1839-1915）《學書邇言》對其評價至高：「餘清齋帖八冊，明吳用卿刻，大抵皆以墨迹上石，又得楊明時鐵筆之精，故出明代諸集帖之上。其石乾、嘉間尚存，無翻刻者。余竭力搜得三部，以一部售之日本山本竟山，家存二部。餘未卜存亡，惜哉！」[19] 山本藏本後由東京書學院後援會縮印發行，有楊氏題跋：「吳江郘收藏之富，幾與項子京埒。所刻《餘清齋帖》，遠出《停雲》、《鬱岡》、《眞賞》上。顧世鮮知者。」[20]

《餘清齋帖》正帖十六卷，尾有「萬曆丙申年（1596）八月初吉餘清齋模勒上石」刻款，續帖八卷，尾有「萬曆甲寅（1614）夏六月餘清齋續帖模勒上石」刻款。所收法書，皆附原帖各家題跋。茲錄各法帖名，以見餘清齋藏品之豐之富，亦未全歸清內府。至於題跋則僅選記董其昌、楊明時、吳廷三家：王羲之

16 許承堯，《歙事閑談》（合肥：黃山書社，2001），第2冊，頁978-979。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9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18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26，頁658。
19 （清）楊守敬，《學書邇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52-53。
20 （明）吳廷編，《餘清齋法帖》（1925），楊守敬題記。

《十七帖》（吳廷跋）、《遲汝帖》、《蘭亭序》（楊明時跋）、《樂毅論》（楊明時、吳廷跋）、《黃庭經》、《霜寒帖》（董其昌、楊明時、吳廷跋），王珣《伯遠帖》（董其昌、楊明時、吳廷跋），王獻之《中秋帖》（董其昌跋）、《蘭草帖》（董其昌、楊明時跋）、《新埶帖》（楊明時跋），智永《歸田賦》（董其昌跋），虞世南《積時帖》（董其昌、楊明時、吳廷跋），孫虔禮《千字文》（董其昌、吳廷跋），顏眞卿《祭姪季明文》（楊明時、吳廷跋），蘇軾《赤壁賦》（吳廷跋），米芾《千字文及進表》、《十紙說》（董其昌、楊明時、吳廷跋）、《臨王羲之至洛帖》，王羲之《行穰帖》（董其昌跋）、《思想帖》（吳廷跋）、《東方朔畫像贊》（董其昌跋），王獻之《鴨頭丸帖》、《洛神賦十三行》，王羲之《胡母帖》（董其昌跋），謝安《告淵朗帖》（董其昌跋），顏眞卿《蔡明遠帖》（吳廷跋）。

《餘清齋帖》前人或以爲木刻，雖然刻款明言「模勒上石」。王澍（1668-1743）云：「餘清齋帖：新安吳太學用卿以所藏眞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詳。惜是板本，不免猶有斧鑿痕跡。」[21] 張伯英（1871-1949）云：「餘清齋帖二十四卷，……所刻書多經香光（董其昌）與楊明時鑒定，精品頗多，皆用木刻，鉤勒亦精美，爲明代著名之帖。惟木板難以久存，全帙幾不復可見。」[22]

1995年新編《歙縣志》謂《餘清齋帖》原石，「現藏新安碑園壁龕」，「現存這套法帖的石刻原碑版61面，除蘇軾《後赤壁賦》碑殘缺不全外，其他碑版基本完整無缺。」[23] 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亦謂：「今歙縣文化部門徵得《餘清齋法帖》原石，珍藏於縣城太白樓內，現存刻石33石，其中28方雙面鐫刻，計61面。」[24]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謂：「原刻石近在安徽歙縣發現，文物店拓來拓本，石更漫漶。」[25] 可知《餘清齋帖》爲模勒上石，并非木刻。至望當局妥善修護，避免原石續受損毀。

## 五

近人每目吳廷爲一喜收法書名畫之徽州富商，其實不然。吳廷以博古爲生，

21 （清）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1，頁40b。
22 容庚，《叢帖目》第1冊（香港：中華書局，1980），頁256。
23 歙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歙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16-617。
24 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458-459。
25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89。

並非一「業餘」鑒賞家。茲就各家題跋及明人詩文，考述吳廷之文物交易生涯。

餘清齋所藏，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最珍貴。此帖吳廷得自王穉登（1535-1612），後歸錦衣衛劉承禧（延伯）。[26] 劉承禧去世前，安排還與吳廷，以償前欠吳氏千金。王穉登和吳廷皆有題跋，而吳跋尤爲感人。

「此帖賣畫者盧生攜來吳中，余傾橐購得之。欲爲幼兒營負郭，新都吳用卿以三百鍰售去。今復爲延伯所有。……因延伯命題，並述其流傳轉輾若此。己酉（萬曆三十七年，1609）七月廿七日，太原王穉登謹書。」「余與劉司隸延伯寓都門，知交有年，博古往來甚多。司隸罷官而歸，余往視兩番，歡倍疇昔。余後復偕司隸至雲間，攜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遲海上，而司隸舟行矣，遂不得別。余又善病，又不能往楚。越二年，聞司隸仙逝矣。司隸交遊雖廣，相善者最少，獨注念於余。余亦傷悼不已，因輕裝往弔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尋訪延伯家事，併所藏之物，皆云爲人攫去。又問《快雪帖》安在，則云存還與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帳，以物償余前千金値，《快雪帖》亦在其中。後恐爲人侵匿，聞於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將軍付余。臨終清白，歷歷不負，可謂千古奇事。不期吳門攜去之物，復爲合浦之珠。展卷三歎，用記顚末。嗟嗟。此帖在朱成國處，每談爲墨寶之冠。後流傳吳下，復歸余手。將來又不知歸誰。天下奇物自有神護，倘多寶數百年於餘清齋中足矣。將來摹勒上石，此一段情景與司隸高誼，同炳春秋可也。天啓二年（1622）三月望日書於楚舟，餘清齋主人識。（印二：吳廷私印，江邨）（圖1）」[27]

吳廷所編刊《餘清齋帖》，始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最後上石則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故並未收入天啓二年還珠的《快雪時晴帖》。

劉承禧，字延伯，麻城人，兵部尚書劉天和（1479-1545）曾孫。民國《麻城縣志》卷八〈蔭襲〉：「劉天和，謚莊襄，以平虜功世襲錦衣衛千戶。孫守有、曾孫承禧、玄孫僑，均以世襲仕至都督。」[28] 卷九〈劉守有傳〉：「劉守有，號思雲，襲祖莊襄公之蔭，官錦衣衛，加太傅，神宗寵眷殊渥。子承禧，號延伯，亦襲職。好古玩書畫。奕葉豐華，人認爲邑之王、謝也。（原注：舊志）」[29]

26 劉承禧生平，略見馬泰來，〈麻城劉家和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1982年3月），頁111-120。

27 詳細資料請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9冊，頁4-7。

28 余普芳纂，（民國）《麻城縣志》（1935），卷8，頁35a。

29 同註28，卷9，頁33a。

吳廷亦嘗售李公麟（1049-1106）《蓮社圖》與劉承禧。胡應麟（1551-1602）〈跋李龍眠佛祖圖〉，記述吳廷所藏李公麟二畫，後分歸胡應麟及劉承禧：「右李伯時《二十七祖圖》，念載前當爲完卷，頃落一賈師管生手，因割爲三，取諸跋眞贋雜置之。一以鬻萬中尉……。一鬻吳用卿，即此卷，以六十緡售余者，凡九幀。一鬻李大將軍……。余見伯時《蓮社圖》巨幅，其筆墨氣韻，妙絕不言。下爲文太史書李元中記，文精工之極，且略無絲毫損蝕，殊可寶玩。亦爲吳用卿得，以八十千歸劉金吾矣。」[30] 李公麟《蓮社圖》後歸董其昌，疑劉承禧故後復歸吳廷，吳廷再予董其昌。[31]

吳廷〈快雪時晴帖跋〉所提到之「王思延將軍」，名延世，河南信陽人，軍籍，仕至京城內外巡捕左參將，年未三十急流之退。乾隆《信陽州志》卷八〈人物志．忠義〉謂其「博學無不通，字法右軍，人爭以鵝群寶之。」[32]《石渠寶笈》所記吳廷舊藏書畫亦有曾歸王延世者。一爲卷二十九之《晉王獻之中秋帖一卷》，上有「吳廷私印」及「王延世印」。一爲卷四十四之《宋李公麟蜀川圖一卷》，有董其昌跋：「此卷余得之海上顧氏，今轉入思延將軍乎〔手〕，得所歸矣。壬寅（1602）臘月重觀書，其昌。」又陳所蘊跋：「顧廷尉汝和家，故藏有李龍眠《瀟湘》、《蜀川》二圖，俱稱神品。《瀟湘圖》歸予，予以易古鼎於吳廷用卿，至今悔恨不得已已。《蜀川圖》不知落誰手，展轉相貿，亦歸用卿。用卿今年至海上，予以八十金得之。……萬曆戊申（1608）嘉平月潁川陳所蘊子有父跋。」[33] 二跋時間相距不遠，吳廷或得自王延世，再轉售與陳所蘊。

吳廷題跋，罕見提及書畫價格，雖然上引王穉登、胡應麟、陳所蘊三跋皆不以此爲諱。汪砢玉（1587-1645）《珊瑚網》卷十亦記所見吳廷舊藏《梁摹樂毅論眞跡》：「時崇禎己卯（1639）夏仲，項氏出此帖，索價六十金，較吳江村定值三百鎰，廉矣。恨乏阿堵，僅留覽數日。」[34] 李維楨謂吳廷「所入視所出什伯千萬」，誠非虛語。

據以上資料，表例於下，可略見明季文物價格。

30 （明）胡應麟，《少室石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9，頁2a-3a。

31 （明）張丑，《眞蹟日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頁13ab引董其昌語：「惟余家《蓮社圖》爲龍眠得意筆。」

32 （清）張鉞修，萬侯纂，（乾隆）《信陽州志》（1925年重印本），卷8，頁8ab。

33 （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4，頁33ab。

34 （明）汪珂玉，《珊瑚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頁14b。

| | | |
|---|---|---|
| 《快雪時晴帖》 | 王穉登（賣）吳廷（買） | 三百鋹 |
| 《樂毅論》 | 吳廷（賣） | 三百鎰 |
| | 項氏（賣） | 六十金 |
| 《佛祖圖》 | 吳廷（賣）胡應麟（買） | 六十緡 |
| 《蓮社圖》 | 吳廷（賣）劉承禧（買） | 八十千 |
| 《蜀川圖》 | 吳廷（賣）陳所蘊（買） | 八十金 |

吳廷之所以能高價出售藏品，主要是因其以精鑒賞爲時人所重。李維楨稱其「鑒裁明審，無能以贋售者。」袁中道（1570-1623）《遊居柿錄》卷五，亦記有萬曆三十八年（1610）八月，吳廷品評袁氏藏品事。「新安友人吳用卿處見王羲之親筆《遲汝帖》……。用卿至瓶隱齋覓書畫，予無所藏，僅得《楊妃上馬圖》一軸。用卿曰：此錢舜舉筆，《滾塵圖》則眞韓幹筆畫。《春倦圖》，用卿一見，即知爲趙松雪筆。餘沈石田數軸，皆非贋手。」[35]

## 六

書畫名蹟，多有後人題跋，可助追溯歷代流傳情況。金石鐘鼎，題跋較少，又多書於拓本，未能附驥原物。所以今日可知之吳廷藏品，主要仍爲書畫，金石訊息至尠。

陳所蘊以李公麟《瀟湘圖》易吳廷之古鼎，誠爲雅事，惜未細敘。吳廷家中頗置鼎彝，甚類今日文物商店之展覽廳。陳衍〈集吳用卿宅〉詩：「門巷雖廛市，尊罍具古風。」[36] 徐煬〈同謝少連、吳雲將、丁南羽、丁承吉、吳左干、鄭翰卿夜集吳用卿上村草堂〉詩：「石函劍露豐城氣，竹簡書開汲冢篇。」[37] 皆應爲實錄。至於吳廷所藏個別鼎彝，今日僅知其二：秦鑑、商夔龍卣。[38]

吳廷所藏善本，傳世者亦尠。臺北故宮博物院有宋刊元明遞修殘本《晉書》，有「江邨」及「吳廷之印」印記。[39]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唐寫本《黃庭經》，

35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208-1209。

36 （明）陳衍，《大江集》（揚州：江蘇廣陵刻印社，1996，影崇禎十二年〔1639〕刊本），卷4，頁41b。

37 （明）徐煬，《鼇峰集》，卷16，頁19a。

38 （明）陳衍，《大江集》，卷17，頁8ab，頁10ab。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20-21。

有吳廷及董其昌跋。[40] 後者大抵吳、董皆以法書目之。總之，餘清齋不以藏書名世。

## 七

吳廷並不是一般文物販子，他和不少文人雅士平輩論交，而與董其昌關係尤爲密切。[41] 董其昌每提及某一珍品得自吳廷，或借吳藏臨摹。其中有金錢買賣，亦有物物交易。個別書畫有數年內數易其手者，如上舉李公麟《蜀川圖》。茲選四例，以見明季書畫文物交易情況。

《跋米芾蜀素帖卷》：「甲辰（萬曆三十二年，1604）五月，新都吳太學攜眞跡至西湖，遂以諸名蹟易之。時徐茂吳方詣吳觀書畫，知余得此卷，嘆曰：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吳太學書畫船爲之減色。然後自寬曰：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尙有右軍《官奴帖》眞本。董其昌題。（圖2）」[42]

《臨十七帖卷》：「新安吳太學以館本十七帖見貽，復以此卷索書。今日涼風乍至，齋閣蕭閒，遂臨寫一過以歸之。質之原本，亦可彷彿耳。董其昌。」[43]

《跋元趙孟頫書道經生神章卷》：「余家有趙文敏爲大長公主倣閻立本畫三清瑞像，張嗣眞題詩。吳用卿見而奇之，願以古帖古硯易去，余未之許也。用卿乃出此卷相視，亦張嗣眞題文敏眞跡。所云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正合三清之意。此卷此軸似是雙龍神物，合之雙美。余無以難用卿也，遂題以歸之。己未（萬曆四十七年，1619）四月，舟次邗溝書董其昌。」[44]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萬曆十八年，1590）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艷。」[45]

## 八

吳廷嘗出塞，友人胡應麟、潘之恒（1556-1662？）皆有贈詩。前詩頗空

40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20，頁82b。

41 汪世清，〈董其昌與餘清齋〉，《朵雲》，1993年3期（1993年9月），頁58-67。

42 黃惇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第54卷，《明代編．董其昌卷》（北京：榮寶齋，1992），頁83-84，259。此卷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43 《中國書法全集》，第54卷，頁178，775。此卷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44 金梁輯，《盛京故宮書畫錄》（1924），第3冊，頁3a。

泛，後詩似有深意，可惜未詳其本事。抄錄於下，以待知者。

胡應麟《送吳太學遊邊》：「燕臺秋色乍闌珊，少借壚頭十日閑。說劍風聲流易水，彎弓雲色墜天山。平沙夜伴孤鴻宿，大漠朝馳駟馬還。愁絕南樓離恨杳，西風吹夢出陽關。」[46]

潘之恒《送吳用卿出塞》：「朔氣衡寒斷塞鴻，送君策馬薊城東。危絃欲墜雍門淚，壯髮難禁易水風。懷璧十年荊價重，縣金一日冀群空。奚囊尚有夸胡賦，不擬燕山片石功。」[47]

## 九

明人文集中，尚未見有吳廷傳記，幸仍覓得贊詞五篇。來復及董其昌贊詞已見本文文首，現錄馮夢禎、徐煬、薛岡贊詞，以見吳廷風範及時人評價。

馮夢禎《江村居士贊》：「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蘧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居士歟。」[48]

徐煬《吳用卿像贊》：「偉幹修髯，朗眉秀目。隱不近名，貞非絕俗。論詩解匡鼎之頤，譚理拆充字之角，博物負茂先之精，嗜古富元章之畜。慨延陵高風之湮，至夫君而始名其族。斯人也用而爲世之珍，眞不忝爲豐年之玉。」[49]

薛岡《吳用卿像讚》：「骨擬神仙，相慚公侯。目營千載，心合九州。不知眉端之有憂喜，亦不知皮裡之有春秋。陸賈囊裝，馮驩蒯緱，皆非君之所謂遊。載我彝鼎，遊彼商周，遠取諸物，好古敏求。二丈夫子能文好修，目之爲難兄難弟，君誠不愧於太丘。」[50]

五贊疑皆爲吳廷寫眞題詞，或他人亦有題詞，惜未知此寫眞尚存世否？

---

45 （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卷6，頁34b。

46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3，頁9a。

47 （明）潘之恒，《鸞嘯集》（萬曆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初草1，頁4b-5a。

48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9，頁16ab。

49 （明）徐煬，《紅雨樓集》（稿本，上海圖書館藏），冊12。

50 （明）薛岡，《天爵堂集》（崇禎刊本，膠卷；又見《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25），卷13，頁6a。

##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信陽州志》，1925年重印本。

《麻城縣志》，1935。

《歙縣志》，上海：歙縣旅滬同鄉會，1937。

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佚名，《圖繪寶鑑續纂》《畫史叢書》本。

吳廷編，《餘清齋法帖》，東京：書學院後援會，大正14〔1925〕。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萬曆三十九年〔1661〕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又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150-153。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汪珂玉，《珊瑚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來復，《來陽伯文集》，天啓刊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金梁輯，《盛京故宮書畫錄》（1924）。

姜紹書，《無聲詩史》《畫史叢書》本。

胡應麟，《少室石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徐沁，《明畫錄》《畫史叢書》本。

徐燉，《紅雨樓集》，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徐燉，《鼇峰集》，天啓五年〔1625〕刊本；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影印本。

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張丑，《眞蹟日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張照等，《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衍，《大江集》，揚州：江蘇廣陵刻印社，1996，影崇禎十二年〔1639〕刊本。

馮夢禎，《快雪堂集》，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又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164-165。

楊守敬，《學書邇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董其昌，《容臺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68，影崇禎三年〔1630〕刊本。

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

潘之恒，《鸞嘯集》，萬曆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薛岡，《天爵堂集》，崇禎刊本，膠卷；又見《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25。

二、近人論著

于安瀾編

《畫史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任道斌

《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汪世清

〈董其昌與餘清齋〉，《朵雲》，1993年3期，1993年9月。

容庚

《叢帖目》第1冊，香港：中華書局，1980。

馬泰來

〈麻城劉家和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1982年3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9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許承堯

《歙事閑談》，合肥：黃山書社，2001。

黃惇

《中國書法全集》第54卷，《明代編•董其昌卷》，北京：榮寶齋，1992。

《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鄭威

《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歙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歙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

圖1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局部）及吳廷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米芾蜀素帖（局部）及董其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